

# 拯救被媒体文化遥控的儿童<sup>1</sup>

## ——教师教育课程改革中不容忽视的难题

何珊云

**摘要** 无论从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前沿进展来看,还是就当前儿童严峻的媒体文化生活现状而言,均需要课程学者和其他教师教育工作者重视发展“儿童媒体文化研究”,并将其列为教师教育新课程。西方教师教育领域自新世纪以来早已形成许多成熟的“儿童媒体文化研究”课程,这可以为国内教师教育领域发展“儿童媒体文化研究”课程提供经验参照。国内教师教育目前所要做的乃是正视身处媒体文化中的儿童,并将它列为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议题。

**关键词** 媒体文化;儿童;教师教育;课程

**作者简介** 何珊云/浙江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讲师(杭州 310007)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为应对商业广告、流行小说等“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对于儿童成长的不利影响,英国著名文化批评家利维维(F. R. Leavis)便曾为中小学教师开发了一门名叫《文化与环境:培养批判意识》(Culture and Environment: The Training of Critical Awareness)的媒体文化课程。<sup>[1]</sup>至今西方教育学界已形成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洛杉矶学派“媒体文化批判”等广为认可的教师教育媒体文化课程典范。<sup>[2]</sup>

国内文化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亦曾十分关注当时的新兴媒体,并发起过声势浩大的“教育电影运动”。但该运动的宗旨是以电影作为“救亡教育”手段,<sup>[3]</sup>而不是指导中小学教师对电影文化展开批评。至于教育学界,则是迟至本世纪初才在教育技术学者的推动下,开始探讨在中小学实施“媒体素养教育”。<sup>[4]</sup>按理说,与中小学教育改革关系更密切的或许是课程理论界。然而主流课程学者直到今天也未正视各类正在影响儿童成长的媒体文化。课程理论界显然不该回避各类正在影响儿童成长的媒体文化,而应与中小学携手应对媒体文化引发的儿童教育挑战。

课程学者可以响应教育技术学者,共同动员各方发展“媒体素养教育”。不过,课程学者的本业乃是为应对某一教育难题专门提供课程支持,具体到应对媒体文化对于儿童的强大影响,则是开发适宜的儿童媒体文化课程。课程学者既可以在中小学课堂,也可以在教师教育领域发展儿童媒体文化课程。本文即是在教师教育领域展开探讨,其基本思路是从当前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前沿进展和儿童媒体文化生活现状出发,认为当前教师教育课程改革面临许多难题,其中之一便是,面对令人担忧的“儿童媒体文化生活”现状,如何让新一代中小学教师养成相应的儿童媒体文化课程开发能力,拯救“被媒体文化遥控的儿童”。

### 一、直面“儿童生活世界”: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前沿进展

如前所述,本世纪初,在教育技术学者的自觉推动下,国内教育学界开始探讨如何面向中小学生实施“媒体素养教育”。虽然这一推动努力至今也没有赢得显著体制认可,但却不能否认“媒体素养教育”本身作为一种分析框架,确实有利于课程理论界直面影响日益强大

<sup>1</sup> 本研究得到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美国媒体文化演变与教师专业课程创新研究”(Y201327783)资助。

的媒体文化及其带来的教育挑战。言外之意，课程学者在思考如何应对媒体文化的教育挑战时，其实也可以从“媒体素养教育”切入，进而和中小学教师携手为中小学生学习开发有益的“媒体素养教育”课程。

然而本文最终还是选择从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入手，之所以这样，先是基于两点考虑。第一，从理论及历史经验来看，要在中小学实施有效的媒体文化教育或“媒体素养教育”，都必须先培养媒体文化教育师资。上世纪三十年代，利维斯率先推出名叫《文化与环境：培养批判意识》的媒体文化课程，就是为了教育中小学教师如何有效应对大众文化对于儿童成长的不利影响。当代西方一些大学教育学院开设媒体文化课程，同样是为了培养能够批判性地展开媒体文化研究的中小学教师。<sup>[5]</sup>总之，无论在中小学实施何种形式的媒体文化教育，都必须先培养师资，同时教师教育发展史上也为开发媒体文化课程、培养媒体文化师资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基础。

其次，当前我国教师教育课程改革进展也为课程学者开发媒体文化课程、培养媒体文化师资提供了积极的制度支持。众所周知，继本世纪初发起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之后，课程理论界最重要的集体行动便是推动教师教育课程改革。这一改革行动自2006年前后开始酝酿，计划从2007年起，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完成包括颁布新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革新教师教育课程结构与内容、建立教师教育课程质量评价机制等等重要的教师教育课程改革事项。2011年，第一大重要改革事项，即颁布新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新标准）已经完成。新标准特别强调要“突显‘儿童’的课程地位”，“新的教师教育课程必须反映儿童研究的最新成果，密切联系儿童的经验和生活”，有利于“引导教师通过多种途径，亲近儿童，了解儿童，研究儿童”。<sup>[6]</sup>

可以说，从新标准来看，当前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一大前沿议题便是如何开发面向“儿童生活世界”的教师教育课程。正是这一前沿进展，促使本文提请课程理论界和其他教师教育工作者重视研究当代儿童的媒体文化生活，深入理解“儿童正在什么样的媒体文化世界里生活”。此外，为了使教师教育课程改革与“儿童生活”形成更紧密的联系，新标准还鼓励教师教育工作者积极吸收“儿童研究的最新成果”。儿童媒体文化生活研究正是“儿童研究的最新成果”之一，推动“儿童媒体文化生活”研究显然有利于发展贴近“儿童生活”的教育教师新课程。

反过来看，重视研究“儿童正在什么样的媒体文化世界里生活”，其实也可以为落实新标准，开发贴近“儿童生活”的教师教育新课程，开辟一条切实可行的有益进路，为接下来的重要改革事项即“革新教师教育课程内容”提供经验基础。总之，从当前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前沿进展来看，课程学者和其他教师教育学者大可以从“儿童媒体文化生活”这一十分具体的“儿童生活”入手，积极在教师教育领域发展相应的“儿童媒体文化生活”课程，进而为落实新标准，发展直面“儿童生活世界”的教师教育课程探索有效进路。

## 二、被媒体文化遥控的儿童：儿童媒体文化生活现状

从当前儿童生活状况来看，课程学者也无法回避儿童媒体文化研究。就此而言，在教师教育领域发展“儿童媒体文化生活”研究既是为了落实新标准提出的课程改革要求，更是为了应对当前儿童媒体文化生活的严峻现状及其引发的儿童教育挑战。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本文将“儿童媒体文化生活”研究列为教师教育课程改革无以回避的基本议题。遗憾的是，尽管各类媒体文化已对“儿童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国内课程学界至今也没有对“儿童媒体文化生活”展开研究，以至本文很难找到合适的概念或理论资源，来界定当代儿童严峻的媒体文化生活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教师教育课程改革。

就直面“儿童媒体文化生活”而言，负责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课程学者确实需要吸收相

